

读史札记

绯闻何缠  
欧阳修

□ 滴水石

大宋历史上,欧阳修无论是气血方刚的青壮年时期,还是年近花甲的暮年时光,一直被绯闻纠缠着。影响大宋朝野的有两次。

一次发生在公元1045年。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叫张龟正的男人。张龟正的前妻生有一女。张龟正死后,这个女孩才七岁,就跟着继母(即欧阳修的妹妹)投奔了欧阳修。女孩长大后,欧阳修牵线搭桥,嫁给了自己的堂侄欧阳晟。谁料此女与府中仆人偷情被发觉,开封府审理此案,此女不仅当庭承认此事,还透露私情,说与舅舅欧阳修也有染。此情一出,满朝哗然。欧阳修即被传讯到开封府,上堂接受审讯。沸沸扬扬,闹腾了半年,张氏供词无法验证,但欧阳修遭贬,到了滁州。

另一次发生在公元1065年,欧阳修此时已经58岁,位列宰辅。御史蒋之奇举报欧阳修,说他与儿媳吴春燕有染。此谏一出,朝野震动,宋神宗下诏查核。蒋之奇供出是御史中丞彭思永所言,而彭思永死活不供出消息的来源,只是说:“帷薄之私,非外人所知。”查到最后,属于道听途说。这起乱伦之说虽以彭思永罢官,蒋之奇被贬,宋神宗“赦榜朝堂”,定为诬枉,可欧阳修被绯闻缠闹得身心俱疲,连章累牍,乞求退休。之后的大宋文宗欧阳修,不喜人声鼎沸,只求让独处陪伴着走过每一个黄昏和黎明。

绯闻,古今有之。我在欧阳修绯闻上赘言,意不在绯闻本身,而在于为什么如此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,为人品行一直受人敬仰的人,会屡被绯闻所缠?像读他的《醉翁亭记》,我们能从中咀嚼出什么?

绯闻,跟着名望、权力走。欧阳修未入仕前就连中“三元”,即在开封府国子监考试时,名列榜首,高中“监元”;不久,参加国学解试,再次名列榜首,得中“解元”;转年,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,仍居榜首,成为“省元”。这连中“三元”,让欧阳修名声大振,其才华和潜力不胫而走。进入仕途来到洛阳,与著名诗人梅尧臣、著名散文家尹洙等结为至交,被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、西京留守钱惟演竭力捧抬,创作名篇迭出,盛极一时。后又受宋仁宗赵祯视作为国才,誉称“如欧阳修者,何处得来?”所以,年轻的欧阳修,官职虽然不大,但是名声非常大。

“欧阳子,今之韩愈也”,这句话出自苏轼之口,却是当时众多名人大家的共识。嘉祐年间,他主考礼部,后又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,拜枢密副使,任参知政事,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,兵部尚书,可谓多种权力集于一身,达到了顶峰。在崇文抑武的大宋王朝,欧阳修是大宋文宗,又位列宰相,朝野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可这目光中,有敬仰、羡慕、崇拜的光芒,也有嫉妒、敌视的光束。第一次绯闻的制造者杨日严,就是属于后者。张氏偷情,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官司,可当杨日严得知这个“淫妇”是欧阳修的外甥女时,眼里放出了邪恶的光芒,嫉恨、敌视、诬蔑各种因素共同起了作用。在他的一通审讯下,张氏供认与舅舅有一腿,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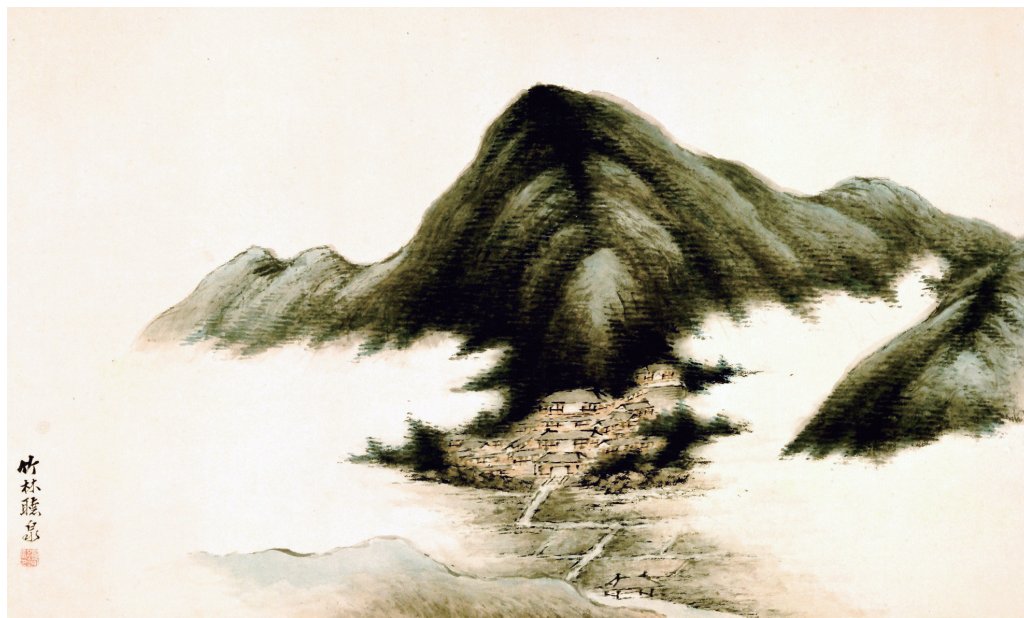
绯闻是激烈竞争中的鬼魅。尽管北宋前几朝的政治环境是宽松的,但政坛从来都是战场,竞争无时不在。杨日严审出个“张甥”案,除了个人因素还有政治因素。欧阳修是“庆历新政”的积极参与者。新政夭折,范仲淹被贬,欧阳修竭力为范仲淹申辩,成了反对派打击的首要靶子。杨日严感到击垮对手最好的办法,就是制造绯闻,在道德上打击对方。因此,当审出张氏是欧阳修的外甥女时,他们如获至宝。

第二次绯闻更能说明问题。御史中丞是什么官?是御史台的头。彭思永这个御史台的头,为什么要授意御史蒋之奇制造欧阳修“爬灰”的丑闻?就是司马光在《涑水纪闻》中所言的原因:“士大夫以濮议不正,咸疾欧阳修,有谤其私从子妇者。”彭思永后来也说:欧阳修“首建濮议,违典礼以犯众怒,不宜更在政府。”与儿媳有染原来是因为“濮议”之争。宋仁宗无子,死后以其兄濮王之子赵曙继位,赵曙叫自己的生父是皇考还是皇伯,中书派与台派激烈斗争,欧阳修成了台派打击的主要目标,由此彭思永们制造了“爬灰”的绯闻。

绯闻滋生的土壤是言行的放浪不羁。欧阳修生性多情风流,亲近歌妓,宴饮玩乐,年轻时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。他文坛有名,艳词也震天下,《少年游》《系裙腰》等,都是其代表作,痴情的妓女他写,红颜笑美的歌女他写,深闺寂寞的怨妇他也写,仿佛女人总是他笔下的最爱。第一次绯闻,对手找到的证据,就是欧阳修为外甥女写的《望江南》:“江南柳,叶小未成阴。人为丝轻那忍折,莺嫌枝嫩不胜吟,留着待春深。十四五,闲抱琵琶寻。阶上簸钱阶下走,恁时相见早留心。何况到如今。”观其言,猜其心,绯闻滋生似乎顺理成章了。

唐诗中的镇江鹤林寺

□ 朱思丞



周镐《京江二十四景》之竹林听泉

春风连上潮”两句,尤为令人赞叹。著名诗人韦应物在镇江期间也曾游玩鹤林寺,当时镇江诗人皇甫曾陪他同游,写了一首五言律诗《奉陪韦中丞使君游鹤林寺》:

古寺灯犹亮,层城闭未开。  
香花同法侣,旌旆入深林。  
寒磬虚空里,孤云起灭间。  
谢公忆高卧,徒御欲东还。

由于新旧《唐书》均没有为韦应物立传,后人对其事迹知之甚少。《唐才子传》记载:“大和中,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,为诸道盐铁转运、江淮留后。”后世对此多有质疑,认为韦应物并未担任过“御史中丞”。皇甫曾和韦应物是同时代人,交往密切,从这首诗可以看出,韦应物确实曾任“中丞”一职。至于“大和中”,这个记载可能有误。此外,李坤、张祐、许浑等诗人均有鹤林寺相关诗作传世。其中,最有名的是中晚唐诗人李涉写下的七绝《题鹤林寺壁》:

终日昏昏醉梦间,忽闻春尽强登山。  
因过竹院逢僧话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李涉一生仕途不顺,唐宪宗时被贬谪为峡州刺史,不久又被流放南方,这首诗大约写于被流放的这段时期。此时的他,情绪消沉,一日在鹤林寺与僧侣闲聊后,无意中解开了苦闷的心结,烦恼的身心得到了放松,便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《题鹤林寺壁》。诗中

“因过竹院逢僧话,偷得浮生半日闲”两句,向来被称为神来之笔,备受后人推崇,很多人在诗中化用了这个意境。比如,晚唐诗人崔涂在《秋宿鹤林寺》中,化用了第一句:“偏逢僧话久,转与鹤林同。”苏东坡被贬黄州时,写下了一首《鹤林寺·林断山明竹隐墙》的词,把第二句化用到了自己的词中:“殷勤昨夜三更雨,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

实际上,李涉这首诗的场景与中唐时期诗人李益《奉陪韦润州游鹤林寺》中“松竹闲僧老,云烟晚日和”的意境颇为相似。由于李涉的诗太过有名,以至于他与僧人对话的“竹院”,后来也被称为“逢僧处”,成为“鹤林八景”之一。连宋末苏东坡游鹤林寺时,培竹莲池上,也称为“苏公竹院”。“古竹院”也是后人来鹤林寺必到的“打卡地”,而“竹院逢僧”在诗词中更被赋予了让内心寻求解脱,超然物外的文化寓意。比如,寇准写过“何时过竹院,一得问三乘”,陆游写过“僧话亦为佳,聊可过竹院”,都表达了一种对生活顿悟的渴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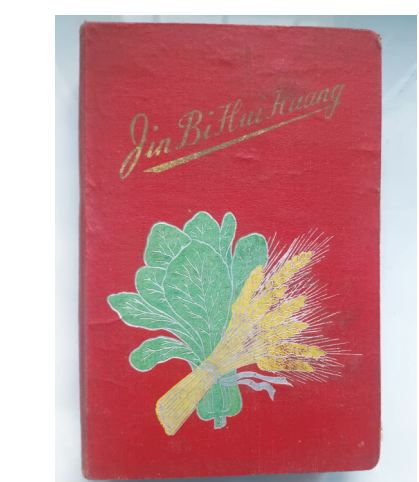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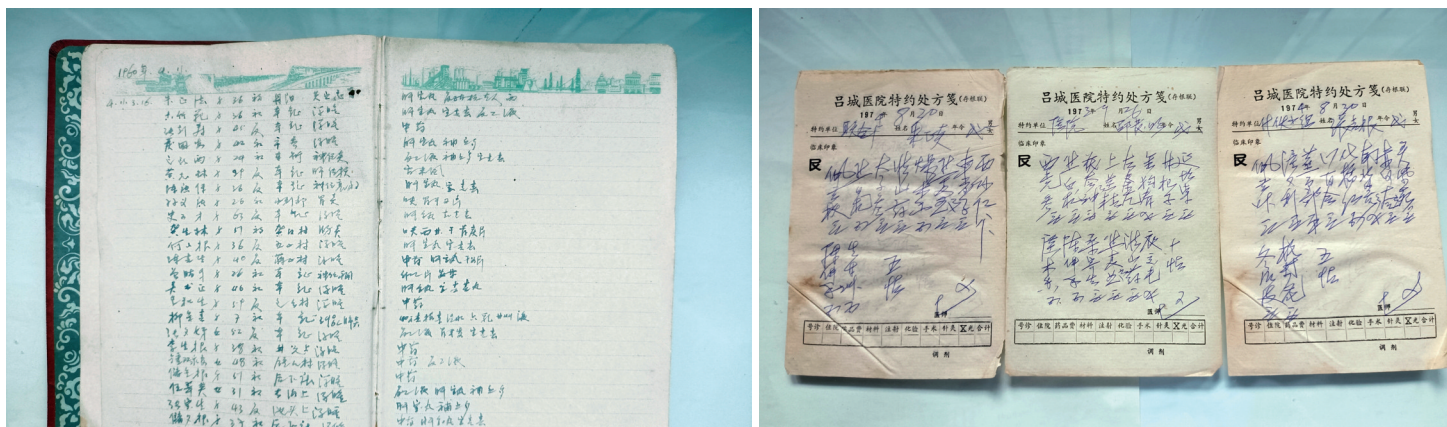
可见,鹤林寺是唐代诗人向往的诗意图居之所,徜徉于此,俯仰之间皆似画境,能够让人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。唐代有关鹤林寺的诗,大多描写的就是“松竹闲僧,云烟晚和”的意境,而这也成为灵魂慰藉之所。比如,韦应物晚年寄居苏州期间,对鹤林寺依然心怀眷恋、念念不忘,在收到一首来自鹤林寺的赠诗后,在《夜偶侍客操公作》诗中提及自己的心情:

尘襟一洒酒,清夜得禅公。  
远自鹤林寺,知人出世空。  
惊禽翻暗叶,流水注幽丛。  
多谢非玄度,聊将诗兴同。

所以,唐代诗人眼中的鹤林寺一直是一个超脱尘世的地方,也是一处淡化功利、平和情绪的诗意禅地。

父亲的处方笺与日记

□ 赵理章



在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医药书籍时,发现了部分中药处方笺,还有一本60多年前记录患者就诊的日记簿。

一沓处方笺有190余张,全是一套式64开纸。处方笺抬头是“吕城医院特约处方笺”小号字(存根联)。处方笺第二排是:“197年月日”。处方笺第三排是:“特约单位 姓名 年龄 男女”。一条粗横线隔线下,左上是小号字,“临床现象”。

因处方笺纸面过小,父亲为患者开处方时,没有注明临床现象。右下有医师签名处,处方笺最下端有一排细表格注有:号诊、住院、药费等9个项目。

整张开好的处方笺上最有意的是父亲签名,赵禹珍的赵字简体共有9笔,父亲他用一至两笔就签了一个赵字。无论父亲怎么写赵,当年吕城镇上居民,反正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人。

这些处方笺是父亲1973年7月至1975年1月这18个月中开出后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。每张处方笺上父亲那“龙飞凤舞”草体字

的中药名称,我几乎全认不清写的是什么。我曾反复盯着一张张处方笺细看,仿佛对着中药名称在“猜谜”,有的方子上因复写纸油墨过淡,每味中药在纸上只见有几个笔画影子,什么也看不清。

父亲开出的方子很有特色,每味中药全是三个字名称,从未发现有一张方子上,有一味是两个字的中药名称,如甘草是“炙甘草”,意思用灸法炮制过的甘草;桑叶是“冬桑叶”,意思是经过霜打的桑叶;还有菊花是“杭菊花”,意思是需杭州的菊花,以此类推。又如棘子是“川棘子”,是四川产的等。

另外,父亲的处方笺上开的中药,一般是10至15味,大多方子上是10至12味。在剂量方面,初诊的患者,每张方子上5剂最多,3剂的很少,也有一次开10剂的,偶尔有一两张方子上10至20剂,但也有一部分是5至10剂的。这剂数的多少,一定是根据患者当时的病情而定。

个别方子上,还注有“枣两枚”或“姜三片”作为药引子。我反反复复琢磨着这些处方笺,就好像又回到了50多年前,在父亲的门诊室,目睹父亲为病患把脉、问诊、看舌苔、开处方等一系列操作的情景。父亲当年为患者开方子时,很少需要瞬间的停格去思考,究竟选用哪一味药,对患者比较有利。因父亲有几十年的诊疗经验,处方时很熟练地水到渠成,对大多数患者都是药到病除。

我现在常常遇到吕城一些六七十岁以上年龄的人,他们看到我就对我说,当年他(她)们什么什么病是被父亲治好的,有的人还说父亲当年是吕城的一个“宝贝”,父亲的离去是吕城人民的一大损失。还有的人,身体当年被父亲治好,深有感触地说,服了父亲开的中药,等于父亲把他们身上病给拿掉了一样的感觉。父亲的日记簿,是一本32开的本子,红色

精装硬壳的封面,封面图案是一颗绿色的青菜,青菜上面有一束黄色成熟状的麦穗图案。日记簿封面上有汉语拼音,左侧有四个竖式汉字“金碧辉煌”。

日记簿中父亲记录的内容,是三年困难时期,吕城大多数居民患“浮肿”病的就珍名单登记,记录的时间是1960年4月11日至1960年5月17日,记录的项目有患者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地址(工作单位)及临床症状等。

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,浮肿病最严重的一年,患者有许多是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,因粮食严重短缺,营养不良造成全身浮肿。百余页的日记簿上,父亲从1960年4月11日下午3时16分开始做记录,当天离开下班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,父亲接诊记录的人数是35位病人,其中有25人患浮肿,10人是其他疾病患者。

从1960年4月11日至1960年5月17日日记簿最后一页,36天中父亲一人共计接诊的人次达5000余次。最多的一天,1960年4月18日,父亲接诊的人数达129位,就诊人员的症状有百分之八十为浮肿。登记的这些患者名字前,有的是标有“0”,有的是“√”标记,还有的写有“出”字,父亲做的这些标记不知是啥用意,很可能是对患者病情轻重度作出的区别,出字的标记很可能需转院出去医治。

父亲生前曾说过他在医治浮肿病过程中的一些事,当年只要经他诊断确诊为浮肿病的患者,父亲可为该患者开出证明,去吕城粮管所购买3斤麦麸(俗称麸皮)充饥,另可开一斤红糖的计划,去吕城供销社购买。这是政府部门给浮肿病患者的福利,授予一个主治医生的“特权”,父亲虽大权在握,但凡开出的证明,无半点“掺假”与不实。

从这本60多年前的日记簿上,我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辛苦,这日记簿记载的数字,凝结着父亲半个世纪前,对工作严谨的态度。

古诗词里的父爱

□ 丁峰

趋庭鲤对的情景虽逾千年,却丝毫没有时代的隔阂感,依然像当下父亲突发询问孩子学习的境况。古往今来,这种中国式的父爱是一脉相承的,可以从诸多的古代诗词中去感悟父爱的深沉与博大。

大诗人苏轼,在黄州苦难的生活中喜得贵子,此时苏轼已松下下来,在孩儿苏通洗三吉庆时作《洗儿诗》,写道:“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这首诗表达了一生与命运对抗的苏轼对尚在襁褓中孩子的爱,寄托对孩子期望,不要像自己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,苏轼一生命运多舛,几番饱受政治打击,对仕途人生才有深刻反省,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,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”。苏轼太优秀了,同时代的文人当中,因为他光芒过盛,让其他的文人都暗淡了许多,遭到小人的嫉妒。他但愿孩子“愚且鲁”,不要锋芒外露,做到虚怀若谷,平安顺遂地度过一生,诗句流淌着苏轼对孩子别致的爱,也有种醇厚的诙谐美。

“古人学问无遗力,少壮工夫老始成。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这是陆游的教子诗,陆游在诗中告诫子聿,做学问要全力以赴,年少时的努力可能到老年才能有所成就,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理论,不能纸上谈兵,要悟透需亲自实践。父爱往往不同于母爱,倾向身教重于言教。陆游一直向往抗金前线,当年从夔州前往西北前线重镇南郑军中任职,度过了八个多月的军旅生活,成为他一生中最高光的一段岁月。当他从前线调到四川大后方时心情比较郁闷,心神暗淡感伤,写下了《剑门中遇微雨》,诗人:“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我这一辈子就应该做一个诗人吗?为什么骑上瘦驴在细雨中到剑门关去?所以,诗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,让孩子做到挺身躬行,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抗金复国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,这样的父爱,是一盏照亮孩子前行道路上的明灯。

如果说陆游对儿子的爱是溢于言表的,那么韦庄对小女的爱充满柔情。“见人初解语哑哑,不肯归眠恋小娘。一夜娇啼缘底事,为嫌衣少缕金钗。”这首诗是他写给小女儿银娘的。全诗寥寥数语,垂垂年龄的小女儿可爱娇态就跃然纸上,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尽心陪伴才能观察得如此纤毫入微。“见人初解语哑哑”,孩子能听懂话了,这一点滴的进步只有尽心陪伴才能发觉,陪伴是需要爱心和耐心的,韦庄作为父亲,他做到了。韦庄经历了唐末蜀兴的时代剧变,战乱失去了兄弟和妹妹,所以他很看重亲情,把心中对亲情的眷念都转化为对小女儿无尽的爱,孩子虽然只能咿咿呀呀表达,但父亲是懂的,“不肯归眠恋小娘”,“为嫌衣少缕金钗”,懂一个萌娃的贪玩,懂一个小女孩的爱美之心。诗不曾提“爱”字,却让人觉得满纸有爱,带着人间烟火气。

